

· 一则故事



· 改变一生 ·

意林

落地 *Please open the phone*
请开手机
Landing

《意林》编辑部 编

我与名家
共写作



独木舟、十四阙、雷文科、语笑嫣然、步非烟、水阡墨、
七微、坏蓝眼睛……

20位青春文学大咖构思竞技
20位超强潜力新人续写争奇

蔓殊菲儿新作《和食美人》原创首发

《钱多多嫁人记》原作者
人海中 新作《金刚与我》

意林小编首次集体出境大吐槽

比一比：谁的文字与名家无缝衔接
比一比：谁的悬念更让人惊心动魄
比一比：谁的情节更让人欲罢不能

吉林摄影出版社

014037844

1217.01
31

我与名家
共写作



意林

落地 Please open the phone Landing 请开手机

《意林》编辑部 编



I217.01

31

吉林摄影出版社



北航

C1725891

2285809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地请开手机 / 《意林》编辑部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1
(我与名家共写作)

ISBN 978-7-5498-1408-4

I. ①落… II. ①意…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6914号

落地请开手机 LUODI QING KAI SHOUJI

出版人 孙洪军
总策划 杜 务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丛书统筹 蔡 燕
策划执行 黄 磊
封面设计 李 倩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
印 数 1~20000册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1408-4

定 价: 8.00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漫画作者以及插画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
(100022)

电话: 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黄磊



这里是《我与名家共写作》的第一辑，大家好，我是黄胖子。

（内心默默地悲凉一下，谁给我起得这么个破外号，每天上班，跟人打招呼，对方都是“黄胖子”，早。我是玉树临风翩翩小少年，好不啦……纸卷编编投来鄙夷的神情，表妹不屑地“呸”了一声……）。

首先呐，忆苦思甜一下，话说某个下午，昏昏欲睡的例会上。主编大人咆哮道，有没有新的栏目，你们脑袋都锈成天花板了么？（众编默默低头不语，我能告诉主编，天花板是木头的，不生锈么？）这一声咆哮仿佛平地一声春雷，震得万物复苏。于是，磊编，也就是鄙人，对，就是你们口中的黄胖子，想到了“我与名家共写作”。主编拍案定夺，就做这个，马上去联系“名家”，黄胖子，这周如果联系不上十个名家，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呃……

散会了，只留下孤苦的我……

开始打电话，聊QQ，发私信……

亲，还记得我吗？对啊，就是我啊，那个死胖子啦。我们有新栏目了……呃……没空……好吧……那有空一定要写哦……哦，今年都没有……

当深夜十二点，我还在用QQ纠缠某个名家的时候，内心深处不由十万只羊驼齐奔……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功夫深，绣花针都能增肥成为铁棒。

（此处省略十万个自谦的文字——磊编）

（切，自夸就自夸，还自谦呐，抽签差不多——卷编）

（事实真的不是这样的，黄胖子太自说自话啦——天编）

（这样曝光领导，不想要下个月工资了么？我强烈要求划清界限。——小白）

终于，有了华丽丽的这本《我与名家共写作》第一辑，起初还是希望自己华丽丽的压轴的，谁让自己的体重够格呐。主编闻讯，果断否决，体重是够，名气够么？才华够么？影响力够么？好吧，我承认不够。别那么凶，好不啦！反正这里是磊编的地盘，其他编编出镜只能少点喽，还望其他编编粉丝不要介意哦。

为了让第一辑成为重量级的第一辑，本辑请来鬼才美女作家蔓殊菲儿以及言情天后人海中联手压轴，一个开篇一个收尾，让你一次性淋漓尽致地感受超级大神的文字魅力。

好了，废话不多说，序幕不能太长，连广电都要求广告不能占用正片的时间，那么，请翻开这本书，共同感受文字的魅力吧。



号外：下一辑不但有众多名家与各路粉丝的PK，还会有流浪女王独木舟的买房心情首次曝光，以及沈嘉柯的爱犬将初次与大众见面哦。

目录

一、名家强档

和食美人	蔓殊菲儿	1
我来，是为了与你相见		
之吃货小分队	纸 卷	5

二、运转塔罗

白色旅馆	沈嘉柯	6
白色旅馆（后续）	熊春芳	8
黑色的大丽花	步非烟	10
黑色的大丽花（后续）	章楚筠	12
纵情侠女步非烟访谈		13
珍爱馆的秘密	蔓殊菲儿	14
珍爱馆的秘密（后续）	肖友松	16
窒息的玫瑰	解学功	18
窒息的玫瑰（后续）	王 陈	19
万里潮涨海水蓝	七 微	20
万里潮涨海水蓝（后续）	李 壮	21
黄胖子呆萌专访		
风一样的女子七微		23
回家	雷文科	24
回家（后续）	柠 雪	26
雷文科经典语录		27
偶像之约	周德东	28
偶像之约（后续）	刘西江	30

三、古风绘境

帝姬	小 狮	32
帝姬（后续）	沈临沧	34



我待减肥如初恋	黄磊	37
海蜃少女	两色风景	38
海蜃少女（后续）	陈亚琳	40
夜叉	坏蓝眼睛	42
夜叉（后续）	王浩然	44
坏蓝眼睛小访谈		45
锦绣坊	语笑嫣然	46
锦绣坊（后续）	韩逸萌	48
语笑嫣然小访谈		49

四、浪漫花屋

落地请开手机	独木舟	50
落地请开手机（后续）	夜莺	52
谢谢你教我生病	杨瑜婷	53
锡安咖啡厅的兔子先生	杨千紫	54
锡安咖啡厅的兔子先生（后续）	贺兰雪	56
野花	烟罗	58
野花（后续）	沈临沧	60
圆梦岛	水阡墨	62
圆梦岛（后续）	寒江	64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65
微夏	十四阙	66
微夏（后续）	九歌	68
十四阙小访谈		69
森林与皂	墨小芭	70
森林与皂（后续）	吴蕾	72
甜蜜女孩墨小芭专访		73

五、悬案追踪

水中的花朵	沈嘉柯	74
水中的花朵（后续）	一苇	76
寻踪拉杆箱	王界	78
寻踪拉杆箱（后续）	张丹月	80
有些时候	赵添天	81
遗书	西岭雪	82
遗书（后续）	猪小浅	84
西岭雪经典语录		85
秘林	刘誉	86
秘林（后续）	南柯子	88
编剧、作家、老师		
多重身份刘誉快问快答		90
我愿意，为你，		
插上腾飞的翅膀	康宁	91

六、故事接龙

梦入红楼春深	陈进	92
盼兮	黑豆梨	93

七、我与萌宠

金刚与我	人海中	94
------	-----	----

八、编读互动

编辑部黄嬛传	100
编读问答	102
时间胶囊	104
新书推荐	105

“薄云”日式料理馆的小邱师傅正低头切着希鲮鱼刺身，忽听得一个轻软的女声说：“一份玉子小寿司卷、一个小份的什锦刺身，把北极贝换成花枝，一个茶碗蒸、再来一杯清酒。”她不带思索地顺溜而过，坐在他面前的台子上，十分爽快。“好嘞！”他把已做好的寿司和刺身端了过来。“不要已做好的，要现做的。”她要求道，并顺手打开了台前的小龙头泡大麦茶喝。

“好！请您稍等。”邱华抬脸看了客人一眼，面前一位十八九岁的圆脸少女，穿白色时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脸色白里透红，丹凤眼，新月眉，小嘴娇艳红润，十分甜相，虽然面容极为精致，但却一点也看不出化妆的痕迹，美女耶！他眼前一亮，不禁又多看了她两眼。女孩察觉了，落落大方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越发带劲，用十二分的热情把料理做好放在描花的碟子上从台后端给她。她的目光从漂亮的刺身跳上他白皙而修长的手指，冰一样干净的指甲，积雪般纯净的肤色……满意地笑了笑，将寿司轻轻放在翠绿冰釉料碟上，待它稍稍吸了酱汁之后用筷子夹起，放在嘴里品起来。“嗯……汁可以多泡点鲮鱼不？我喜欢那种鲜味。”女孩要求道。“这是统一的汁，不过你需要的的话我可以再给你做点。”邱华去旁边的台子里取来刨子刨鲮节，把它浸在寿司酱油里。“嗯……三文鱼还可以切得再厚一点，少一片都行啊。”她小声说着，但依旧笑着，没有挑剔他。邱华抬头看了一下挂钟，才11点10分，店里客人很少，他于是又走到她面前的工作台前继续做准备，等了五分钟之后才把重新做好的酱汁放在她面前。她又尝了一只寿司，赞道：“嗯，好吃了。”他看着她嘴巴优雅地运动着，这种指头大的寿司最适合女孩吃，一口一个，精致又细腻，鲜凉而绵密的味道盘旋在里面，他看着她微闭着眼凝神沉醉在他的料理里面，十分惬意。“可以慢慢吃……你喜欢就好。”他没话找话说着。女孩依旧笑着，她的笑很软，一如她的声音，像最鲜嫩的三文鱼，入口即化。他看着她吃茶碗蒸，用小勺先是把那朵小小的香菇挖起来吃了，然后再抿一口蛋羹，每一勺下去都像是画着画儿，不破坏碗中的美好……他呆呆地看着她漂亮的嘴跟美食与餐具缠绵，在寂静里听到她的牙齿把那些柔软的小东西碾碎的

和食

美人

□ 蔓殊菲儿



作者简介：

80后，长沙市作协会员，艺术学院科班出身，当代中国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作者。自幼跟随名师学习诗歌与古典文学，谙习琴棋诗画，艺术品鉴，各类文体皆通。做过旗袍设计师和高端餐饮集团的品牌经理，长沙文化艺术类项目知名文案师。为丽江束河古镇、云南银器博物馆的主创。曾参与唐代长沙窑申遗项目，长于古体诗赋和舞蹈表演诗。2002年开始在《南风》、《花溪》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多以艺术手法撰文，文风空灵艳丽，构思奇巧，深受读者喜爱。一直是女性小说的热门作者，已出版个人小说专集《胭脂泪妆》和《紫藤枯镜》。

声音，舌头搅动的声音，吞咽的声音，虽细小却蕴藏着万种温柔，只觉得目眩神迷。

“薄云”一词取自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章节。这家店是城中年轻人爱光顾的日料馆，20世纪30年代曾是日侨经营的本城数一数二的料理店。后来做了单位的小食堂，再后来转手几次，最终由现在80后的老板拿下来又回到日料上去，也许是做回本行，以前一直半死不活的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本城的美食记者归纳了几点优势：食材新鲜味道好；价格适中不欺客；人俊装盘也漂亮。近年流行食疗减肥，经常有打扮

入时的漂亮女孩来到这里，但她们的吃相，小邱师傅实在不敢恭维，有的三心二意，一边吃一边玩手机；有的哇啦哇啦像汉子一样彪悍。还有的根本不懂吃生鲜，既怕寄生虫又怕拉肚子，闻到腥味就受不了，大张旗鼓地来只点个拉面败兴而归。唯有这个女孩，竟有如此完美的吃相。

女神一般的吃货是年轻的厨师最渴望遇上的红颜知己。

第二天一开完早会，邱华就跑到更衣镜前左打理工打理，他是重庆人，身架子虽不像北方人那般高大，但颇长俊秀，从美女之城来的男生大都有一张江南小白生白净清秀的脸，邱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皮肤有一种玉一样透明的白，愈发显得明眸清眉，皓齿红唇。外型俊丽的料理师傅是薄云的招牌之一，所以当美丽得过分的邱华在人才市场上茫然四顾时就被人资经理半哄半拖过来了，他从三流的大专毕业，真心不好找工作，在这里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帅哥做事很专注，一年之后就从小弟晋升为正式的料理师。美丽的男子是男女通杀的利器，他负责的台区生意极好，偶尔也会有客人递字条向他要手机号，他多拿店里不好听电话为由拒绝，有来个三五次纠缠的，但小邱师傅实在腼腆得很，中意于他的人也都没有办法。

“喂，今天怎么打整这么久？头发都一根根地弄。”一旁的小张师傅笑他，“女朋友要来啊？”“昨天来了一次，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邱华回答道。“噢？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谈的？没见你出去啊，是客人吗？”“是女神，是我女朋友就好了。”他有点沮丧起来，他动了心，是一厢情愿，今天她会不会来？

正午11点。“欢迎光临！”他听到侍应的招呼声，赶紧抬头望去，她果然来了，穿一件桃红色织花孔雀蓝镶边的短袖旗袍，提一只真丝珠绣小包，头发编织盘起，留下薄薄一层披下来。他看到她到处看看选台，有些着急，恨不得招手叫她过来。女孩抬眼看到他，莞尔一笑，姗姗过来入座，却不再看他，只瞄着玻璃台里新到的

海胆黄，一看竟是许久。邱华急忙说：“这是新上的云丹，过去没有，才来的，不过有点小贵，来半份吧？”她点点头，他用一只黑底描金的扇形碟盛好它放在她面前。“还有什么烧物很新鲜吗？”“今天的秋刀鱼不错，新鲜、个大。”“嗯，来一条吧。”“要不，你点一个单人套餐吧，有盐烧秋刀鱼、小青瓜寿司、吞拿鱼和北极虾饭团，还有一个三文鱼迷你刺身，送蔬菜沙拉和味噌汤，很划算。”“三文鱼昨天吃过了……连着天我不吃重样的。”她小声提示。他笑：“鲷鱼还是加吉鱼？”“加吉鱼吧……但我都爱。”“干脆我一样给你切一片。”“好啊。”她很开心，眼睛小鱼一样弯起来，他兴冲冲地把专给她配的酱汁端出来：“你看我一早就泡好了呢！”女孩温柔地对他笑着，惬意地看着他为自己忙这忙那。“对了，秋刀鱼不要剖腹，带内脏一起烧。”她补充道。“嚯，你真是会吃，可一般人都嫌腥。”他赞道，却好奇地问她，“你是日本人吗？好像只有日本客人是这样吃的呢？”“不是，我是中国人。”女孩子干脆地回答。“怎么这么懂吃日料。”他恭维道。“我从一开始就吃了。”她的回答有些怪异。“美女能告诉我名字和电话不？”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可以向你请教。”女孩看了他一眼，要了便签和笔，在上面端正地写到“肖月”，字是竖写的繁体，很娟秀。“我不用手机。”她把纸片交给他，“但我经常会来。”

收完晚市，回到宿舍洗完澡已经晚上十点半了，邱华脱下衣服，光着上身钻进夏被里，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肖月，那个美人粉红色的脸像水中的花影般荡漾起来，他反复地想起，她半眯着眼品尝海胆刺身的样子，他感受到她舌头的挤压，那稠粥般的美物在她口中无法循形，丰富而鲜美的汁液浸透了她的唇齿，从她的咽喉绵密地滑落……他的呼吸浊重而急促起来。小张师傅在一旁看见，说道：“喜欢就表白吧。”

怎么表白？邱华不知道，他二十一岁了居然还没有谈过恋爱，真是失败。桃花绣眼鸟的纸灯下，女孩沉醉在美食里的面容潋滟生辉，她筷子灵巧，连帝王蟹指缝里的肉都吃得干干净净。他

看着她，贝壳般秀丽的耳朵上晃动着镶有欧泊的耳坠，素白的纤手，珍珠色的指甲，腕子上戴着海水珍珠和碧玺串成的手链，间以精致的黄金镯子，样式十分古典高贵。他把直接表白的话咽了下去，好半天才吱出声：“月……我，我想跟你说……”她睁大眼睛看着他。“下个月我们店三周年，比拼秋季新菜，第一名有奖金的，我想请你出出主意，等我拿到奖请你吃饭！”“好啊。”女孩答应着，笑问他，“你想用什么食材做，用什么方式？”“各种鱼……呃，刺身、铁板烧也可以……”“秋天的主题的话，明月、枫叶、秋霜……”肖月沉吟一会儿，轻轻说：“雪花牛肉怎么样？是你们店受欢迎的食材吧，做一个雪花牛肉的套餐，牛肉是秋霜，茶碗蒸代表明月，可以配上小枫叶，再以牛肉的边角碎粒做小寿司，呈现之后再堂烹就是了，可以以撒盐、拼碟的方式把秋天的意境做出来。”她一口气讲得这么精到，令小邱师傅内心赞叹不已。

他更没敢说出那番话，这女孩见识广博，出手阔绰，她不过二十来岁的年纪，不可能是餐饮的高管，只会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个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住着公司宿舍的穷屌丝？虽然他长得够帅，但脸又不能当饭吃。他瞥着肖月低头喝茶的样子，两只手捧着紫陶的茶杯，右手翘起兰花指，噙尖了小嘴轻轻地抿吮着，她吃什么的样子都那么好看，那样让他着迷。他闭上眼睛，为他不可测的忧伤爱情叹了口气。

她离去的时候他一直目送她走出卷帘，外面刺眼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像照在一张纸上，那样的单薄，仿佛凭空飘摇着一件旗袍，却倏忽之间消逝于喧闹的万丈红尘之中，再无觅处。

在一个月后的秋季新菜PK上，小邱师傅如一匹黑马，他的“秋的物语”雪花牛肉套餐获得第一名，被做成灯片在店中推广，反响极好。

周末，他看到好久没来的她驻足观赏灯箱上他的作品的身影，轻轻走过去，握住她的肩膀，她的身材娇小，骨架纤细，他站在她身后，比她

高半个头，这样的搭配刚刚好。她雪白薄纱下的肌肤柔嫩光洁，乌黑的发丝从他指缝中滑落下来，柔软得像他为她做的春梦，他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身体微微发着抖。“真好，你做出来了。”他听见她温柔地说，“多加努力，你会成为本城最好的日式料理师。”她轻轻扭头侧望了他一眼，顾盼间秋水流转，微笑着说：“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

那天晚上，邱华凌晨1点才回来，他没有洗澡，直接扑在床上睡觉。“你带她去吃火锅了？哈哈。”小张急急从床上爬起来到他的身边去，“搞定了吗？怎么这么早回来，春宵一刻值千金啊！”“什么搞定？”“你女朋友，她都跟你两个人晚上单独吃饭去了，想了她这么久，你怂啊。”他在旁边拿手直戳他。“没到那一刻，要她愿意啊……”他迷迷糊糊地说。小张嘲笑他道：“什么愿意不愿意，女人都是半哄半骗，必要时还得威逼一下，哪个像你这么蠢，到手了都不知道搞定，会不会她还有别人？”“你嘴巴干净些！”邱华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的脸在夜色中变得凶恶起来，拿手指着小张骂道，“你在污蔑我的感情！”小张也恼了：“这么晚回来你还得瑟了是……”话还没说完，脸上已挨了一记，邱华把床头的闹钟砸了过来，正好撞上他的嘴唇，一下子把牙齿给磕出血来。

一个月过后，邱华再一次获得了店里客人满意度最高的料理明星的证书，他设计的“爱情之味”刺身拼盘登上了全国知名的《美食家》杂志封面，那一朵朵用三文鱼和加吉鱼精制的娇艳的玫瑰、含苞的骨朵错落有致地盛放在草莓果汁的粉色冰棱之上，北极贝与牡丹虾组成飞舞的蝴蝶，在干冰流泻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若隐若现。就像他向她倾吐的热烈心曲，她那样懂得美食，那样聪慧的人儿，看到他的作品，一定就知道他的心意。

但自从那天晚上，他请她吃过火锅，一同看过江边的焰火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是不是他那晚的失态把她吓跑了？但是怎么可能呢？她好像也喜欢他的。但她的举止总让他觉得哪里不

对。邱华细细回忆着周末晚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吃完火锅之后，他决定向她正式表白，于是带着她从桥上跑到江心洲去，在那里看九点钟燃放的周末烟火。烟火不断地冲上天空，在夜色中绽放出璀璨的花朵，宛如上帝将晶莹的宝石撒向人间，就在他们的头顶罗织出绮丽缤纷的梦幻，他抬头看着壮观的烟火，听着那一声声巨响，觉得都是在为他加油。邱华在焰火的喧闹和鼓舞声中鼓起勇气，坚决地拉住她的手，大声对她说：

“月！让我天天为你做各种好吃的东西吧，我爱你！”他看到她瞳仁里映着一朵又一朵璀璨的烟花，她的笑容也像这些烟花一样绽放开来，在他热情眼光的炙烤下，他听见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我比你大得太多了……”他一怔，她看上去至多不过二十二岁，他们是很般配的恋人啊。她退到他两步开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扭头走开。夜色如水，她飘动的白色裙裾是他看到的最后背影。“轰”的一声巨响，一朵桃红色花蕊、有无数闪亮的孔雀蓝花瓣的大丽花绽放在夜空中，一阵彩珠的急雨从不远处情侣的尖叫声中从天而降，洒落在跑远了的她的身上。他赶忙追上去想看她有没有被焰火灼到，但她像是融化在空气中一般消失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又到了11点10分，她终于来了，穿着第二次见面的桃红色织花孔雀蓝镶边的短袖旗袍，丝袜与珍珠色高底皮鞋，坐在了他的面前。邱华的心雀跃起来，他几乎要跑出去抓住她，问她为什么消失了那么久，向她倾诉自己的相思，他还准备亲手做“爱情之味”为她赔罪。但肖月缓缓抬起脸来，她的脸色相当不好，形容憔悴甚至有些发黑。“你怎么了？生病了吗？怎么不告诉我，让我好去照顾你！”他心疼地问她，“吃点什么补补吧，我请客，不吃冷的了好不，吃个什锦海鲜粥怎么样？大骨拉面也可以的，我给你把料下足……”她摆摆手，摇了摇头。“你是怎么了？整整一个月不来，是生我的气了吗？我真的喜欢你，我该怎么办？”他有些激动起来，邻座的客人和师傅都掉过头来诧异地望着他。“求求你不要这样子，我认错好吗？我不妄想你了，你是大小姐，我配不上你！你就做我的师傅，给我指点料理好吗？”他看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她用笔写下几个字给他看：“我再也吃不了东西了。”

他怔住了，他看到总是爱笑的她，盈盈的眼中竟淌下一串串的泪水，她很快起身离去，他预感到她是在诀别了，他疯了一样地跳起来，冲出台子，向她追过去……

“啪”的一声，一碗拉面被他撞翻在地上，案板和配菜翻了一地。侍应生的尖叫声把他惊醒过来，眼前没有她，门口也没有她，大厅里所有人都在怪异地看着他，他一直在跟空气说话，跳出来追着一团空气……她的形影像干冰蒸腾出的美丽雾气转瞬即逝……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找来找去找不到她给他写字的那张纸，忽然间感到有什么东西把他身体里的力量刹那间全吸尽了，他一阵哆嗦，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自从那个烟花绚烂的璀璨之夜，她就彻底地消失了！

十一国庆节到了，店里要做酬宾活动，店长安排邱华和小张去杂物间拿去年用的道具架子，那个杂物间在店的最深处，还是80年前那个料理店的一个小包厢，后来做了食堂的杂物间，竟一直没有改动过。经理打开锁，拉亮里面的灯泡，邱华和小张把杂物清开，将里面的架子慢慢往外推，架子推开后，他看到露出一块有了年岁的旧木板，后面好像遮着什么东西，他仔细一看，是贴在墙上——一幅泛黄的民国样式月历牌，被掩了半边，露出画上人的桃红色旗袍和一只胳膊，他觉得很是眼熟，便把木板挪开，轻轻拂落上面的灰尘。

当那幅画完全显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感到有一束强烈的光像尖锐的刀从眼中直刺进心里。

他看见那个叫肖月的女子亭亭立在画上，盘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黑亮的头发，戴着一串价值不菲的黄金珠宝手链，通身焕发着上世纪名媛特有的妩媚与温柔。让他夜夜思慕的洁白的皮肤和窈窕曼妙的身子，脉脉含笑的粉红的脸颊都如记忆般美好。她端着一盘寿司，轻轻拈起一只，翘着兰花指正仪态万方地送入口中……

他沿着她的手往上看，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惊叫，她的嘴没有了，只有一个发黑的、被火星子烧透的窟窿眼儿。

缘分通常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一想，或许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契机，一句话，我与他们在今世便不会相识，甚至不会有擦肩而过的机会。每想到这个节点，都把自己感动得多吃两个菜。来意林之前，我没有长远的计划，对人生也没严苛的规划。我归结这是文科生的感性所至，现在想来，真是个让人无语的想法。之后，我遇到了这些人。我把与他们的遇见归结为缘分。缘分，真是妙不可言。我有幸结识了他们，其乐融融，受益匪浅。

今天我要讲的是两位吃货。

黄胖子比我晚到意林编辑部半年，第一次见面，只觉得他长得清秀，不曾想他竟是多才多艺之徒，做过记者，拿过歌唱比赛冠军，出过书，参加过2008年的快乐男声，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让我叹服，直到后来我们熟识之后，他，竟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对吃的研究可以出本书

了，最关键的还做得一手好菜，每次吃饭，都上演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我是喜欢他这样的，他常常说得多吃得少，人嘛，就一张嘴。这或许是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最初动力。

同样，吃，让我发现另外一位人才。表妹的到来曾在编辑部引发一场辩论（辩论内容属内部机密）。表妹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高材生也就罢了，最让人嫉妒的是天生丽质，我对貌美之徒向来敬而远之（此处可理解为美人相轻），但是对吃货又会有天然的好感，最终，我们因为吃走到了一起。

我们的吃货小分队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为吃米还是吃面打过架，为一颗辣还是变态辣斗过嘴，但是我们，不忘初心！

眼见着《我与名家共写作》要出特辑，有种陪着朋友家小孩拿奖的喜悦。我们见证了黄胖子的努力与付出，《我与名家共写作》的栏目从酝酿到成形，从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到现在成为王牌栏目，黄胖子的执着与必胜心态、越挫越勇的执行力，令我们由衷钦佩。

作为吃货小队长，我有一个想法，等书铺街，吃货小分队要奢侈一把，找个美丽的地方开个小party，如果到时你也在北京，如果你正巧买了这特辑，带着它，一起来吧！

小编出镜

□纸 卷

我来，
是为了与你相见
之吃货小分队

白色 旅馆

□ 沈嘉柯

作者简介：

当代著名作家，出版作品十余部，曾任国内第一家心理咨询刊物编辑主任，多年来与国内外一流心理学家合作，开辟各类专栏，致力于心理学的社会普及。



天气晴朗的秋季，趁暑假，我前往南方的一个古都旅行，出了高铁，转地铁和公交车，经过一条江，在大桥的北边下车。我抬头就眺望到那家旅馆，纯白色的楼体在青色的天空下，异常显眼。我暗自庆幸不必没头没脑地寻觅。

横穿马路后我顺着指示牌走过石块铺就的小径，穿过一片小树林，才找到旅馆的门，原来这一带在搞城区开发，封住了旅馆的入口，因此另辟蹊径在围墙上打开一道侧门。

拿到房卡，我上了电梯，发现整个旅馆入住率很低，大部分房间敞开门通风。进了房间我飞快地洗澡，打开冷气，倒头就睡。因为约好了当地的一个友人阿束黄昏碰头，由她作陪游玩，所以我打算先养足精神。

阿束是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才念大一，独自居住，父母都在外地。我其实有些疑惑，但不便多问她的私事。我们通过网络认识不久，我隐约觉得阿束对我有好感，旅馆也是阿束帮我提前预订的。

我们在当天六点多见面，沿路小吃填肚，欣赏风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天黑，干脆去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看到一半，阿束居然睡着了。我没叫醒她，反而把肩膀凑近，给她凭靠。

散场后我困意十足，跟阿束分手，回到旅馆已过12点，灯也不开，径直沉睡。半夜，我忽然被一阵怪声吵醒，仿佛河马在喝水。回过神我才醒悟，我饿醒了。从钱包抽出一张钞票，我迷迷糊糊出门。走道的灯光幽幽泛黄，两边的客房仍然大多数开着，室内漆黑。

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怪异感觉，但却说不上来缘故。出了电梯经过大堂，店员在服务台后，手臂撑头打盹，一眼看去看不清面孔，只看见头顶的黑发。出了侧门，白天枝叶婆娑的树林，深夜静寂，寒意入骨。我加快脚步，来到马路边，心头松弛下来，走了差不多半里，仅有的几个小店铺都关了门。看来只得回旅馆买标价翻倍的泡面。无奈之下，我原路返回，眺望旅馆时，我彻底愣住。夜空下，旅馆通体金黄色。

这怎么可能？我清楚记得，那旅馆明明是周身白色。我心跳加快，犹豫片刻，还是回到旅馆。店员仍然在打盹，我眯着眼睛打量四周，内部墙壁本来是蓝色的，此刻变成浅浅的褐黄。我不敢乘电梯了，从楼梯步行，每层都空了很多房间，墙壁都变色了。莫非，莫非，我住进了灵异旅馆？我手心沁汗，屏住呼吸走回五楼我的房间。我拿出手机打给阿束，才发现忘记充电已经关机。我愈发不安。

忽然之间，我陷入一片漆黑的汪洋，知觉消散。

从耀眼晨光中苏醒时，我猛然挺身，跑出旅馆，仰头望去，依旧簇新雪白。一定是梦，我哑然失笑。

我收拾物品，按计划，去下一个毗邻古都的小城。想到阿束不辞辛苦作陪，我发短信致谢，以免电话扰她好睡。

正午时，我在火车上接到阿束的电话：“我才睡醒看见短信。为什么谢我？你什么时候来的呢？都不通知我……”

我心中一紧，无限疑惧交加，顿时不知如何回答，此刻火车恰好驶入隧道，四周完全漆黑。

熊春芳

沈嘉柯

我的思绪又进入混沌状态，介于似真似幻之间。“轰隆……”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随即是一阵持续不断的簌簌下落声，火车像被迎头痛击似的猛地一震，连速度都降下了不少，最后戛然而止。车厢内昏暗的灯光霎时全部熄灭，伸手不见五指，惨叫声、哭闹声与咒骂声交织成一片。

“前方隧道塌方，好像还砸死了很多人。”不知是谁惊叫道。

“肯定又是豆腐渣工程！”一个人接口道。

这时部分乘客醒悟过来，纷纷拿出手机跟亲朋好友联系，哪知幽深的隧道里一点儿信号都没有！这群原本淡定的人也开始骂娘了。

我的心却不在这里，只在胡乱猜测着阿束此刻在干什么。一枚斗大的石块穿透火车顶，将我面前的桌子和桌上的东西砸了个稀烂。我这才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又不自主地想，假如我被砸死了，阿束会不会难过？唉，也许她压根就不关心我，连这里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想到的竟然是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我跟随一部分未受伤的乘客步行到隧道外，等待当地110的救援。一个多小时以后，一辆小客车将我们送回古都。我决定在古都再住一晚，次日乘大巴到下一站，这样就能跟阿束聚一会儿了。阿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决定，欣然叫好。

刚到出站口，我就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白衣胜雪，长发飘飘，向我露出一个清甜而又带有几分狡黠的微笑。

“你来得真快！”我动情地说，“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刚在微博上看到隧道塌方的事，想到你是乘这趟火车，正担心着呢，恰巧你打来电话，我就匆匆赶来了。”

我心中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流，对她而言，我毕竟不是个陌路人。我们边走边愉快地聊着，就

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来见你一次吗？”她突然认真地望着我的脸说。

我没想到她问得如此直接，倒不知该怎样回答，便摇了摇头。

她的眼里蓦然有晶莹的泪光在闪动，却又强咽下去，良久，才幽幽地说：“或许这辈子，你我的确是最后一次相见了。”

“为——什——么？”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大声质问道，“只要你愿意，等你大学毕业，就到我在的城市来发展，即使天天见面也不难。”

“我……我患了白血病，医生说最多只能活四个月。”她努力想挣脱我的手心，不料被握得更紧，她娇嗔道，“你把我的手弄疼了。”

我茫然失措，呆呆地松开了双手。

她微低下头，脸上显出一丝娇羞：“我这一生中，从未遇见过像你这般体贴的男孩，思前想后，我决定在离开人世之前，将自己最珍贵的……送给你。”

她说着将清秀的脸庞温柔地靠在我的肩头，那一刻，我如饮醇酒。可是一想到这么美丽温柔的女孩竟然快要死去，我就感觉自己的心被一根钢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连忙安慰说：“不，你不会死的。我爷爷的村子里有个著名的老中医，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好，我把你带到他那儿去，你一定会有救的！等你的病好了，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这时，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一条马路的拐角处，一辆黑色面包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司机看到转角处有人才慌了神，猛一打方向盘，哪知车速反而加快，向我们直冲过来，很可能是把油门当刹车了。

“快逃！”我搂住阿束的腰往路边的阴沟里奋力跳去，面包车从我们斜前方不足两厘米处冲过，重重地撞在一棵老榆树上，车身立刻燃起熊熊大火。

“你没伤着吧？”我狼狈地拉起阿束，两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污，幸而除了几处摔伤之外，并无大碍。

“我还好。”阿束认真地看了看我，脸上流露出一股奇怪的忧伤，“看来是我猜错了。要是两年前遇见你，该多好啊！”

短暂的相聚之后，阿束终究是返校了，我的心空落落的，郁郁不乐地回到白色旅馆，刚刚躺下准备就寝，就感到口渴得难受。我跳下床，出了旅馆，没想到又鬼使神差般地经过刚才司机撞树的地方。面包车和司机都不知所终，连地上划出的那道深深的车辙都恢复如常，令我深感诧异。

我走出十多米，又回过头去，那儿出现一对情侣，女生竟然有几分像阿束！他们俩正手牵着手聊天，丝毫没有注意到对面狂飙过来的一辆乳白色面包车。直到危险将近，那个男生本能地将女生的手猛地一甩，自己一个箭步跳进阴沟里；女生踉跄着倒向面包车那边，接着传来一长声惨人的尖叫……司机像是也感觉车轮下有异，打开车门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发现地上躺着个血迹斑斑的人，吓得一伸舌头，赶紧上车猛踩油门，一溜烟开走了。

看到这骇人的一幕，我本能地拿出手机，却发现依然没有充电；四周荒村野岭的，连一个公话亭都找不到，我感到很惊慌，想跑过去看那个女孩怎么样了，双脚却仿佛有重逾千斤，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耳边忽然飘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或许你已经猜到，我根本不是活人。两年前，我跟男友就是在这里遇到一场车祸，在那生死关头，他本来可以像你一样拉着我逃离死亡，可他没这么做。我对他恨之入骨，并深信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因此冤魂常飘荡于这一带，白天便寄居于白色旅馆。我想尽一切办法引诱南来北往的男子，倘若他们对我心存不轨，我便死死缠住不放，鬼使神差地制造灾祸，让他们死于非命！”

两年来，已有二十多个男人丧于我手。首先上钩的是个脑袋像秃瓢似的酒店老板，年纪比我

爸还大，结果回家第二天，在温泉泡澡时心脏病突发，等被旁人发现时，早就没气儿了。接着是个专门治疗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医生，他打着为病人做示范的幌子对我动手动脚；就在同一天，他老婆到街上买了个劣质的电热水壶。没多久，他独自在家烧了一壶开水，拔电源插头时不慎触电身亡。还有个谈吐斯文的大学教授，可他对我一点都不斯文，他所乘坐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前轮突然爆胎，后面一辆货车追尾其后，他因撞击而丧生……

只有你，只有你是个例外。当我在电影院假装睡着的时候，你并没有乘机揩油，令我有一点感动，但还是怀疑你是因为跟我不熟悉才装作伪君子。刚才隧道里有一处塌方，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你的命，可在关键时刻我突然有些心软，想再试探你一次：假如你是真的关心我，我就放过你。永别了！”说完这些，阿束的身影越飘越远，声音也越来越微弱。

我一扭头，发现阿束若即若离地站在边上，“阿束，阿束！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高喊着追过去，想要抓住她，却只扯下她腰带上的一只淡黄色的蝴蝶结。

“有缘再……”声音几不可闻，连影子也消失无踪。

“阿束，别走那么快，我还有话要说！”我拼命地叫道，突然感到眼冒金星，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头撞在旅馆的墙壁上了。我怀疑刚才只是个梦，可床边分明留有一只淡黄色的蝴蝶结。

数年后，当我故地重游，想去那座白色旅馆再住一晚，哪知我几乎踏遍古都的每一寸土地，都没有发现。或许，那原本就是个梦。

黑色的 大丽花

□步非烟

作者简介:

笔名来自于皇甫枚所著的唐代的传奇《步非烟》。当代的女性武侠小说作家，被称为“北大才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6年获得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她的作品有《华音流韶》系列、《武林客栈》系列、《昆仑传说》系列、《修罗道》等。2004年，她获得了“温瑞安神州奇侠奖”。此外，她还曾受金山公司邀请，写过《剑侠情缘》小说。



“一月四日的时候，我做了个梦。”

女子坐在椅子上，静静地说着。她的五官很精致，肤色苍白，原本有着赏心悦目的眉眼，但此刻，焦虑却让她显得很憔悴。她的双手十指交扭在一起，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秋璇双手支颐，听着她诉说。看似随意，却在仔细地观察着她的神态。秋璇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对方说的是否是真话，自弦月事务所开办以来，她失手的次数不多。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朵大丽花上，大丽花的花瓣舒展着，呈鲜红的艳丽色彩，将我托在空中。下面是一个碧绿的深潭，深不见底。那朵花就漂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朵花能托起我？我又很害怕，我怕从花上掉下去，肯定会被淹死。”

“这只是个梦而已。”秋璇淡淡地说，“无论梦多么奇怪，都不足为奇。”

“是的。”女子的双手扭动得更快了，“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很快就从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真的站在一朵大丽花上，大丽花浮在一个深潭上！我很害怕，从大丽花上摔了下来，掉进潭水中。我发现，那个潭极为清澈，深不见底。潭底下，有个黑影静静地站着，仰头看着我。她像是个人，却有着一极长极长的尾巴，深深扎入潭底，那朵大丽花，就是从她的尾尖上生出来的。我害怕极了，拼命地向水面游去。当我露出水面时，那朵大丽花忽然向我转了过来，花的中心，竟然有一张脸，眼睛紧闭着。我吓得晕了过去，等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树林里，四周都是茂密的古树，根本没有什么深潭。我费尽力气，才从树林中走出去，遇到了一个过路的好心司机，将我载回了家。你以为这是最可怕的吗？其实不是，可怕的还在后面呢。”

女子的身子轻轻颤抖着，手指因用力而让青筋突出。她顿了一下，似是不愿想起这段往事。

“我回家后，才发现，那个树林，竟然是在离我住的地方一百多公里之外！我清晰地记得，上个晚上，我跟同事去K歌，唱到凌晨两点多，喝了点酒，同事将我送回来，我就上床睡觉了。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居然就到了一百多公里

外，还遭遇了那么可怕的事情！”

“我打了个电话给同事，她证实了我的记忆没错，昨天晚上，我们的确在一起K歌喝酒。我感到害怕了，我推开卧室的门，却发现迎面的墙上，画着一朵奇异的大丽花。它的花朵，就像是一张脸，鲜艳得诡异，它的根茎深深植入土中，却长成一个人的样子。这跟我在深潭中遇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刚刚在深潭中遇到它，它竟然又出现在我卧室的墙上！”

女子抽搐了一下，似乎下面的部分，才是最可怕的。

“我害怕极了，却突然想到，我在卧室内装了监控。我急忙将录像调出来，从昨晚回家时开始播放。录像没错，我的确是在两点多回家的，倒头就睡了。但是，睡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却突然起床，在墙上开始画画。那幅诡异的大丽花，竟然是我自己画上去的！可是，我竟然完全没有印象，我也从未见过或者想到过这样的大丽花！我屏住了呼吸，呆呆地看着录像中的自己一笔一笔地画着，在大丽花的花瓣上画出了一张沉睡的脸，脸上有着诡秘的笑容。然后，录像中的我转过身来，竟然也是紧闭着眼，有着跟大丽花同样诡秘的笑容！我惨叫着，跑了出去。”

女子眼眸骤然睁大，死死地盯住秋璇：“你相信吗？那朵大丽花竟然是我画的！我闭着眼睛画的！我在深潭中遇到的，是我自己画的大丽花，它要杀死我！可是，我连那个深潭在哪里都找不到了！”

她痛苦地捧住头，似乎想将这些都考虑清楚。

过了一会儿，女子接着说道：“从那之后，我就不敢再睡了。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不敢睡觉，连打盹都不敢。因为，我有个预感，如果我再睡着了，我就会再次遇到那朵大丽花，这次，它一定会杀死我！”

“您，能帮我查明，我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听说您是著名的侦探，您一定可以帮我的。”

女子倏然站起来，哀恳地看着秋璇。

似乎，只要秋璇不答应，她的末日就会来临。